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星堂集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坦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朱圻

謄錄貢生_臣陳昌敬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八

明 祝允明 撰

近體

寄李刑部子庸

夫子道中庸誰言世不容
山河開正氣江海辱高蹤
竹素期千載梅花又一冬
永懷金玉韻無計久相從

送朝言邑傳

萬里我來逢益友三年君宦失嚴親
歡中未料忽生恨

客裏那堪更送人夜雨湘江暮
爐暗秋風蓬嶺桂香新
浮雲聚散何須問閣鳳臺驚看致身

送連邑博

一紙除書下越中遂行吾道遍西東
人言師傳如君少我喜朝廷選士公
卓犖松筠饒晚翠芳芬桃李滿春風
峽山寺裏猿聲切莫使相思夢不通

送張大參

允敬

五月炎州拂袖行蠻烟瘴霧漸身輕
鯨波挾颶高如許

歸看澄江舊水清

廣州贈龍鴻臚

吉水龍夫子論交歲月長
屢銜天子詔三使日南王
卻餽身無寶留題橐有囊
銜盃海濱館遠意共茫茫

口占贈徐聞令

作邑濱南海銜恩下北宸
三吳非異土千里亦同寅
說到襟懷舊傳來耳目新
無因便投轄欲往活疲民

廣州旅舍有懷提舉醴司王廷輔

陽羨山中王右軍
拔除塵土擁清芬
高情官下澹如水
令氣座中和若雲
前輩風流今漸少
平生襟度許平分
一回聚首一歡樂
不向天涯歎離羣

為王提醯索墨

客居偶乏墨然亦不能作好字
左右或有新安下品戲以一絕

句求之王
義興人也

荆溪麝煤重似鐵
嶺外羊管弱於綿
婺州偽劑宜惡札
且望分來用一年

讀河源鄭明府公牒有感

讀罷昌言耳目明
頭風雖愈沸歸情
海南潦倒江南客
強飯看君作太平

寶應衡君公式授宰番禺在都諸君為燕臺春
餞之什君至粵出示允明倩為補賦

皇都日日啟離筵
夫子分符嶺海天
見面謾詢為縣譜
觀詩遙想過溪賢
陀樓桂霧迷蠻堞
空室秋濤雜雅絃
我願君王明萬里
豈宜重詠北山篇

贈鋌生殷邦寧

卷八
沔陽夫子有佳孫四載花齋侍藝文合江亭下別我去
望眼悠悠逐暮雲

贈安愚柳大中

章甫玄端行秘書穹窿山下竹林居淫如玄晏道不遠
愚似龍城樂有餘皮几丹黃朝缺雜烟窗缺素夜燈虛
人間幸有雲龍遇慚愧無因屢命車

次韻郭令虎丘千頃雲夜坐

二首

峯頂雲擎塔門前路接城到山先見寺近市不聞聲弔

古身逾幻憑高酒易醒

元借此韻

奇中更奇處風度縣樓更

登山向落暉曙色又熹微不到上方寂安知塵境低

元借

此韻池星輝國劍松露暈朝衣民事憂方切陶公莫謂非

遺安堂

何物堪將付子孫襄陽龐老有遺言唯留三寸鉏頭澤

與作千年葛藟根幾見危機生白屋未容高枕在朱門

公侯復始人間事只恐畱畬笏綬存

程忠壯公後故云

喜友人過訪

友居西閨門

每尋雲外信喜見案頭題
鴛鴦吾當北蛾眉今在西風
開橫海翼霜勁踏秋蹄二十年來道華顛幸不迷

贈杜三表弟

愿

中表大郎心似水通家老弟氣如雲
平流淺瀨知何用五色光華佇看君

和孫二

育九日

霜力稜稜酒力禁卧遊終日似登臨
青山不負謝公操黃菊頗知陶令心
清觴細茗成賓主短髮長風自古今

晚步從君聊戲馬亂峯深處一猿吟

贈觀

不知身到轉頭年性子觀來已洞然鐵臼藥寒和月搗
蒲牀脚暖踏雲眠歸期笑計銖衣石定裏閒遊寶筏天
要識來時同我相一般門外水中蓮

贈楞伽院老僧

庭前柏樹手摩挲世壽寧如釋臘多何物與師相伴住
楞伽山色石湖波

贈道士 二首

龍子遺將海藏方，換除煙火世間腸。
三花樹頂千秋雪，七寶宮中萬杵霜。
瓊管綠簫通廓落，碧文金檢佩琳琅。
松門晝掩煙蘿合，獨在峯頭侍紫陽。

大道於人自不賒，未須終歲學三車。
雲開笙鶴延真馭，指繞風雷辟衆邪。
北谷中金母室，至陽門上玉皇家。
懸壺滿貯春消息，紫陌任彫千樹花。

送萬壽恩住持磧砂

東郭名區號磧砂主持欣得大方家
芻芻不礙旁牽蔓
蒼筤能開到處花
玄鑒杖頭酬象馬
歸宗拳下辨龍蛇
真經古集充三藏
願假緇尋助五車

送僧還山

十日雲封石榻間
偶然飛出又飛還
送師便擬依師住
想看梅花欲滿山

送洽住天王寺李弟請贈

權安妙臘氣翩翩
應世機鋒自潁然
修習久棲三寶地

主維新屬四王天高臺曠苑宜舒嘯蒲座香牀好息禪
我為青蓮李居士揮毫題得壁頭篇

送謝幼和分教興化

芹宮二十春經術重同人月旦先諸謝風流向八閩草
塘應入夢荔子且嘗新最是襟懷古諸生喜飲醇

送蘇瑾

柳枝不折折梅花帶去吳中舊物華白雪黃雲迷雁影
片帆明日是長沙

和吳文定諸公聽琴聯句

座有嘉魚膝有琴今人高會古人心已聞古奏來盈耳
更綴華篇作賞音聘魯雅評猶可識在齊餘韻實難尋
廣陵不共嵇公絕響逐兒郎鶴在陰

靜女眠春曉

陳月元非璧荆雲本是人抱衾辭永夜失枕卧嬌春嘶
馬應南陌流鶯在北隣城隅如可俟無事夢含顰

閨懷

金瓶梅詞話 卷八
靜婉那成寵嬌婉枉自羞秦娥簫已冷湘女瑟空留
夢疑雲雨靈期忌女牛未禁風綽袂無奈月當樓
強含意琵琶不識愁知誰同薄命心欲為通謀

無題

強笑爭禁別恨牽
病容憔悴性依然
梨花小院留人坐
羅帳燈昏夢二年

戲題秉叔燕月之什

二首

一飲瓊漿骨不塵
五陵才子筆通神
簾前隊隊紅粧坐

誰識當年姓沈人

無限香雲不斷霞
鳳凰臺下謫仙家
丹山碧水桃千樹
不過劉郎未是花

秋夜曲

明月深穿轆轤井
蕉梧戍削藏石影
房帷螢火入還出
綃被輕圍明玉冷

浩月

玉田金界夜如年
大地人間事幾千
萬籟蕭蕭微不辨

露繁霜重月盈天

秋宵苦雨

井上梧桐閣上鐘
林間鳥鳥草間蟲
與君盡是淒涼伴
若伴愁人最是儂

錢園桃花源

落英千點暗通津
小有仙巢問主人
狂客莫容劉與阮
流年不管晉和秦
桑麻活計從巖穴
蘿兔芳緣隔世塵
只有白雲遮不斷
卜居還許我為鄰

菊圃

高情別自有風期愛是霜餘露後姿靖節以來知者寡
天隨而下舍君誰誇奇直欲盈千品寄興何妨只一枝
閑處若能為續譜也堪書尾附吾詩

月潭

南溟分取一泓開便作嫦娥玉鏡臺魄漾虛金澄萬有
光寒凝碧浸三台蛟龍且抱明珠卧蟾兔能將桂子來
平奪霓裳與雲錦却憐博望乏仙才

謝道士竹鶴齋

仙房深鎖白雲間，君子胎仙共一山。
千箇虛心雍伯玉，一丸浮頂葛洪丹。
瑤臺霜瑩簫聲迴，珠闕風微羽駕閒。
我欲移家雞犬畔，只疑靈境未容攀。

梅隱居

平生不識人間路，萬樹瓊瑤鎖竹關。
剛為索詩城市去，杖藜今始出孤山。

贈鐵柱宮閔道士

號明谷

筍為冠子鶴為衣鐵弊雙鞵只欲飛知白自為天下谷
昏昏默默是玄機

南浦驛送周訓

放舟南浦草萋萋子又東流我又西怪此豫章城上月
清光千里共分攜

題葑門外馬生東谿

吳城三面水為州郡郭東南一派流美爾高居占清勝
更東東去是瀛洲

贈江陰方達之

嶺嶠經年未得還
勞君光彩照塵顏
故鄉自有珊瑚樹
南海何曾見木難

簡楊三

不將黃土點心胷
六十年來氣似龍
竹塢霜寒青鳳峙
芝田春暖白雲封
各看明月同千里
共對梅花又一冬
吳水吳山休負約
酒壺詩卷日相從

金陵送徐子昭

閭門雖不遠白下忽相同仲氏金蘭契徵君木石風抱
琴登蔣阜拖杖吊吳宮擬下陳君榻書囊又向東

故相延陵文定公孫仁冠弁竊喜為詩亦以遺
之

四海吳夫子成人見冢孫禮應先雀弁懽滿及龍門紫
鷺非家瑞芳蘭是國根便看瑚璉就觸目有師存

見月

我后久何處重光如舊明連當三夕見喜似百年生常

儀恒在御義輪日代行莫教巫女妬淫潦復縱橫

贈張卿

太僕
閣夫

諸侯嚴敵愾天子極酬功進秩三階重提兵九郡雄簡
飛霜氣白劒繡血膏紅還應一匡策緘在皂囊中

賀湯弟遷居

與爾為中表嗟予多別離稱觴看雁翥遷木指鶯期杖
策時當過停雲不用思加餐更相祝行復入京師

山行近白雲泉有遙呼於林屋乃瘦石大叅也

適受風歸急不得往抵舍疾甚少間馳懷得
句奉呈

小車芳徑出金山瞥見仙人水石間後客應推先客主
行雲不及定雲間煙霞自熟孫登嘯笙鶴應嗤阮肇還
想有題名耀丘壑可能鑱我共蒼顏

壽徐瘦石大叅七十

邯鄲枕裏了功名安樂窩中適性情瘦石煙霞無盡藏
小山雞犬亦長生雲間彩鳳銜金簡花底青鸞度玉笙

我是橘中同奕者定騎龍尾共瑤京

題徐子芳秋庭

孺子閒居與世忘蕭蕭深院暎虛堂露溥玉榦桐孫長
霜飽金丸橘子香白版拄頤迎灝爽素絲橫膝答清商
知君不是趨炎客長嘯一聲天地涼

詠梅雪

閭門佳麗錦為城中有仙人降玉京羅嶠有花花解語
姑山若雪雪能行穠如桃李先當素鄉自溫柔剩得清

小室維摩喚天女鬢絲相暎老卿卿

挽都良玉

曾為瓜圃平生傳今讀東陽哭死詩彫謝不禁前輩歎
風儀長繫後人思林猿驚上新華表鷗鳥來銜舊釣絲
軒冕知非公素願鳳毛方占上林枝

挽沈材廣

當年校藝每同君長羨昂昂鶴在羣半點功名骰子選
一時聲價戰場文空齋老菊啼秋露高塚新松起暮雲

人世漫哀冥世慰滿枝芳桂散華芬

挽陝婦人

其夫商
吳乞賦

豈謂中途失少君斷琴殘瑟亂紛紛梨花寒食夫君夢
知逐秦臺幾處雲

壽陳叟

渾然風氣在丘園陽抱山前白板門得得鉏頭三寸澤
悠悠葛藟百年根旌旃不用來天使軒冕難辭出子孫
還記三稔兼七秣壽鄉無日不開尊

壽王貞齋七十

十霜相別又相迎只是當時一樣清
天上選仙惟在善物中多壽必由貞
鄉賓近受邦侯禮家瑞重看子姓成
知道洞庭波不竭年年釀入紫霞觥

謝道士挽詩

雲房覆清址猶自鎖虛寒耿耿鶴一
隻蕭蕭竹數竿友人留藥餌弟子寶
簪冠欲續周師傳傳師與衆看

月槎

老夫欲問廣寒事只欠扁舟渡海雲聞有月槎須借我
授來靈訣卻傳君

松壽

葉翁武功鄴家有高松公為題松壽扁
今翁已死其子持卷乞詠為作二章

陶逕曾蒙元亮撫君家今辱武功題護持長使松無恙
桑梓清陰百歲齊

手種長松已合圍翩然騎鶴海天飛月明露下虬枝冷
不見人歸見鶴歸

海槎

老枿飄搖渤澥濱偶然飛上卧閑身衣霑織女湔裙水
石訪成都賣卜人九漢珠璣光奪鏡三壺宮闕氣如銀
知君半是神仙骨攜我明年一問津

題人扇

扇功本在驅炎上不似屏風只好看算得題詩真拙計
卻供雙眼失清寒

鴉

日中煇得羽毛鱗強効忠來誰願聞四十頗能知學易

眼前消息不勞君

竹

淇園一枝春雨足渭川千畝秋風高先生青眼對君子
擿落吟鬚如鳳毛

水仙

罷散天花下紫壇露橫秋袂水鳴環凌波欲接君王去
又恐繁霜不耐寒

芙蓉

贊重清芳却恨遲詩人曾費幾多詞春風無限無名草
莫道芙蓉不遇時

含笑

如臯未射息侯亡不作梁家鵷齒妝春色晏然花事好
肯將烽火誤君王

辛夷花

春叢紺碧雜殷紅不受中書舊日封羸政少恩君幸免
年年何事只書空

金匱要略卷八
芙蓉兔

霜寒玉線亂秋衣
葉重花深草氣肥
靈藥更無人肯餌
素娥應道不如歸

銜蘆雁

歲歲隨陽計秋風
三尺蘆上林光景
好不見子卿書

和日本僧省佐詠其國中源氏園白櫻花

剪雲雕雪下瑤空
縱向蒼柯翠葉中
晉代桃源何足問
蓬山異卉是仙風

牽牛花

藥品能攻疾花名強效人應無渡河想且免服箱辛穀
綻金鈴子苞舒碧角巾步行騎水牯欲覓了無因

鵲鵲

長枕三郎作頌時桂宮蘭殿重含思寧哥可是知人意
小院梨花玉笛吹

鵲鵲

利口如錐豈利身名題越調耳常新莫教輕與人將去

又遣金陵枉殺人

宣宗皇帝畫馬圖

昔日宣皇履至尊
堯章煥煥滿乾坤
三千在御均承寵
一匹沾恩便不羣
馬法盡來空地類
龍圖呈處是天文
丹青不逐烏號去
從此房星似掩昏

家藏劉松年小方

暗門終日滴煙霞
寫得東南處處佳
湖上煙波志和宅
山陰風雪戴逵家
老僧引澗穿新竹
童子攬雲掃落花

揖客入門如有影石墻松蓋夕陽斜

家藏李興宗毛女

寶瑟無絃尚自隨秦聲那復記當時山頭剝棗分猿喫
雲裏巢笙喚鶴騎見說劉郎驅項籍空勞徐市覓安期
華陰萬樹長松葉却笑君王未得知

小米山水

襄陽松潘未曾乾十里瀟湘五尺寬樵徑不禁苔露滑
漁簑常帶水雲寒澄澄僧眼連天碧澹澹蛾眉隔霧看

恐為醉翁當日寫平山堂上雨中觀

家藏高尚書松陰落澗圖

倚壑高松一萬株，拂巖飛瀑氎巾鋪。
白龍隱映蒼龍舞，山氣虛兼水氣濡。
淨壁沈沈懸瑤珮，空堂隱隱奏笙竽。
平生負得匡廬約，幸拜尚書賜不孤。

錢遜水仙

八斗才中畫洛神，翠羅輕颺蹀尖塵。
雪溪老子真能事，更比陳王寫得親。

子昂小景五首

春山雨新沐，掩靄結濃綠。
一葉金芙蓉，粲粲迎朝旭。
漁舟何所至，兩兩鏡光中。
沿洄沂春漲，更喜天無風。
江亭小於艇，松子落滿頂。
盡日無人來，流水抱虛影。
晴陽破嵐暝，水色當春和。
如何異人境，而有樵者歌。
隔塢有絕壁，蘿扉對山開。
客子何為者，能入深山來。

吳鎮小筆

樹欲化龍先帶雨，泉將歸海已如濤。
直恐化人移幻境。

莫誇墨潘與霜毫

戴文進小幅

峭壁遙撐落照危
蜿蜒曲隴繞脩陂
前頭徑轉峯回境
說與時人定不知

沈徵君遇小景二首

藤花垂露媚蒼龍
山靜嵐深草氣融
紫褐玉琴空指點
白雲樓閣鎖重重

淨壁虛亭楊柳青
闌干白袷午風輕
披殘一卷黃庭訣

不見人聲有鶴聲

邊文進翎毛

來禽畫眉

巫峽朝雲隔翠波
仙禽無奈晚來多
風流只愛張京兆
日日章臺走馬過

櫻桃白頭翁

的歷丹飴妃女唇
含來名重不勝春
柏梁臺上劉郎老
斷送因他郭舍人

為朱民部題陶成水仙陶即其婦翁

帝子不沈湘亭亭絕世妝
曉煙橫薄袂秋瀨韻明璫
洛浦應求友姚家合讓王
殷勤歸水部雅意在分香

題徵明畫

蒼幘滄沈霧白氎垂虛泉
歸帆信流水萬襟同澹然

徵明畫草

光風輕汎綠迢迢氣暖烟和未盡消
想得美人簾底坐
月華斜漾翠裙腰

徵明墨菊

凍硯呵寒下筆遲
鬚眉幻出陸天隨
知君繞指冰霜走
更把冰霜吐作詞

堯民小筆

隱者高居不在城
閒來搦筆寫平生
藤枝策策從何去
封水東頭吊古行

金山圖

昔年曾趣海門潮
獨向龍宮吊寂寥
襯席寒風不成夢

金史卷八
老蛟一夜獻瓊瑤

小景

濃雲壓嶺雨初至密葉障林風更多只有漁翁能了事
一枚圓笠半肩蓑

題何大叅菊花圖卷子

花有仙靈筆有神化權終不在陽春一般秋色成千品
前度桃花卻後塵誰信珠璣顏色好獨憐霜雪性情親
菊詩萬首從君選未必微篇愧古人

戲題子畏墨竹

唐郎寫竹如寫字正以風情韻度高我解平章不能寫
未曾分得鳳凰毛

胡馬圖

駿骨千金產名王萬里歸風煙辭大漠雲電赴皇畿立
仗容陪舞從龍敢假威此來空地類苜蓿近郊肥

省耕圖

老農真我事何敢笑樊須植杖芸苗處伸眉納稅餘鉏

金瓶梅詞話卷八
頭三寸澤田舍五行書飽飯高眠熟朱門未必如

子儋畫梅

子儋屋潤體復胖寫出冰花朵朵寒何物指頭能爾許
元來鐵石是心肝

琵琶士女

馬上明妃萬里行四條絃裏斷腸聲如今纖手朱絲底
不唱離情唱合情

佇立士女

非緣望遠上秦樓楊柳依依翠陌頭畫就遠山調錦瑟
最憐夫壻不封侯

題畫二首

晃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著箇秋香字
知是成都薛校書

一溪流水半山雲山桂綿綿日夕芬莫言丘壑藏名姓
高士他年自傳君

道士鵞

曾從老遠說遺經
淨影堂前幾歲聽
未必右軍今有筆
莫將容易換黃庭

絕句二首

忽見銀河水倒傾
森森毛髮不勝清
悟來只在空山頂
卧聽松風夾雨聲

寒光交逗眼蒼然
半夜人間別有天
想得非仙亦非鬼
四山風雨擁孤眠

雜題畫景

秋浸具區天地寒老崖垂脚怒龍蟠仙人夜半騎龍去
木客潛窺古竈丹

斷崖橫截傲崇岡風葉滿林斜日黃十歲采薪多伴侶
不知翁子有他腸

江曲柴門日自關夕陽舟楫斷萍間寒流遠近長如玉
流過漁磯便不閒

五月江湖風雨多釣磯平沒夜來波深林中有揚雄宅
莫怪時人載酒過

雲母薄梳青石髮水花肥點碧荷錢樹根一坐空山老
不許時人問歲年

赤城霞斷逗秋暉閭闔風高不耐衣極目水天無了際
先生何處朗吟飛

滄合浮雲晚放晴溪山相照寂無聲不知問字人何處
門外孤舟盡日橫

面面青山曲曲溪流雲易度石牆低苔生任把門蹤合
鶴返容教樹杪棲

瑯琊臺頂太山杪我欲去登須御風稽首東皇拱雙手
金烏高捧一輪紅

爛銀盤圓一千里白玉髓噴三萬重老蛟背馱龍女泣
百斛寶珠拋海東

霞捲夕陽天外天抗風疎柳幾枝偏拋將濕網坡頭曬
且旁網邊乘醉眠

暗崖懸立玉龍飛怒蹴層冰萬馬齊半夜哀音和空谷
愁翻木客喚猿啼

卷八
玄衣草罷坐川湄川與心同清靜時此地可忘新漢事
莫將容易與人知

溪橋回轉鳥聲微杖屨蕭蕭雨布衣不是耕夫出莘野
秋風落日採薇歸

老石空林了此生一江秋水對人清扁舟若為求魚出
莫向茆亭脚下行

柳風欺水細生鱗山色浮空澹抹銀總道江南風景好
從前都讓畧泥人

天空地濶偶相逢散漫寒流硤聞松不用方舟細商畧
到頭歧路總難同

花滿百花潭止莊無人同出碧雞坊因風竹葉浮巾翠
落地松花上履香

寂歷茅堂草樹深隱居蹤跡杳難尋直應獨自攜琴去
小答松篁太古音

覆有高林載有苔石公木客可參陪山居事業畧完具
只是無人肯入來

金
破屋依依寂寞濱
千山頭白樹存身
洛陽縣令曾知否
中有饑吟僵卧人

闊履寬袍頂不巾
天和拍拍面浮春
橫拖杖子前山去
知是人間不吏人

秋水浮船五尺深
也無情事到謳吟
十年蕩漿無人問
却有飛鴻識我心

溪林元不擇人清
自少人來向此行
若使行人多此處
謝安何必有高情

巖谷空明溪水冷
高人據梧目若瞑
行留坐卧都不省
短髮長風弄疎影

桃花柳花覆春洲
燕兒魚兒迎客舟
青天白雲紫翠嶂
虛橋小浦回環流

吟詩寫畫似叅禪
不向他人被裏眠
生公堂前點頭石
天平山上白雲泉

曾到和寧市上來
江山滿壁照人開
都輸此幅丹陽景
回首烟花暗鳳臺

金史卷八
卷八
柳娘標格重經眼玉屑珠塵滿扇頭彷彿和寧街上見
桃花楊柳障春羞

落日採薇歸蕭蕭兩布衣爾來人采少春雨長頑肥
靈巖好箇景鑿得不成山人自要頭白山頭也會斑

懷星堂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九

明 祝允明 撰

古體

篤初

歲時月日維初君子法之作篤初

維弘治元祀正月上日歲時月日咸肇厥初乃念之匪
物不初維篤乃完春篤初冬乃成歲朔篤初晦乃舉月
初愆厥理終則斁於戲匪天則然物理人道厥攸同維

言啓口維初篤茲嘉遠羞戎維行發謀維初篤茲善寡
悔基祉聽初注耳視初舉目情初動志初向維克篤聽
乃聰視乃明情乃貞志乃成父子初立夫婦初接兄弟
初聚君臣朋友初使初事若初交亦維克篤乃親乃久
乃和暨全於戲察首之形可以知尾觀端之色可以知
匹若木側本厥條曲若衣倒領裔乃亂訓有之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有初其猶不終弢不有初終將若何於戲
正其始百事理差以毫釐其繆千里念哉維篤身其康

家其永寧其無敗墮于成

三詒 三首

知性命則形物外矣存清虛則垢塞消矣食沖恬則劬
瘁忘矣堯去天下而天下不能以去堯堯之勤於授時
任人亦煩矣堯形不寧堯心孰獨寧寧者無侵也舜禹
皆得之而孔氏尤執要諸屈曲四海賴用羣君其不能
忘堯之煩乎曰聖人廢心而用形甚哉孔氏之握樞邪

廢心
詒

天下蠕蠕畢力而趨日月徇情山川易居茲黑頂者之
務弘哉愈執焉而勲名是出出者則必執之尤等其力
而出者是權故慕愈出者愈執其究也死生以之噫勲
名之損天地亦弘哉吾不能出天下胡得不執也

本功
詰

尊卑恢恢惟物之宗燠之悉燠凜之悉凜其奚能束之
尊卑不違常尊卑之宰以時也我何以違時為哉將違
之而卒無違厥自昧諸得可違而違焉以是售戾咎其
身卒無違古與今之貽詆於世者多矣吾幸有聞焉厥

微昧諸

牢時
詰

達旨

夫氣命分於化元情性顯於形骸法制拘於時代分者
不可易顯者不可移拘者不可越參錯杳鑿不肯苟一
茲古今之生得失之繇以生邪吾生抱虛圓之精麗危
塞之命拘威隘之辰櫻寧孿拳其何由以自遂假令賢
聖當之迺以無累僕則安能夫命匪強從從乎理情匪
強徇徇乎正世匪強畏畏乎公若是而已噫知我罪我

其在茲乎

夏后氏之圭

晉人躬稼得圭焉而玄縱當今尺三寸八分有四釐問諸人不知徧稽古決之曰夏物也籍不聞有他玄玉蓋伯禹既地平天成告功於虞而錫焉今復出豈庶人敢私其貢諸朝朝命審於有司有司曰是良石然而玄不敢決為玉抑棄之又不可忍真諸雜良石間晉人憤將薶沈之海岳或曰子固矣逢時雜良石雖少用猶公物

也亦有以文章出礫俾薶沈焉不益可痛夫晉人曰然
頌首再貢諸朝

歸範

天垂範聖人陳之邈之而非範範以庶民既富方穀富
疇曰福則富穀之徵也與時二物者恒相違焉昔今之
談類惑乎是又至於不自已達者激鄙者力不肖者賊
其究至底于譴民寡良世多厯誅辟繁戈甲興咸職乎
是吾亦不知所執焉夫富以吝吝非穀而富術矣以凶

凶非穀而富術矣柔乃吝彊乃凶凡為富者視其力柔
彊以二道得之二道非穀而富效則其於範徵也且奈
何哉豈聖辭固枝邪嗚呼是其非富也守藏而已矣古
之謂賄虜其是已夫與其質氣精英產之不繁也而興
寶之得焉而為之吝斯天之藏吏也固亦無深譴矣凶
之兼也亦吝故亦或免嗟乎屠圻傷毀撮撮焉裹囊諸
與室堅篋妄號曰印富云耳奚其富積倉府庫共神祇
祿士吏理烝人入而出哀而潰曰萬乘之富等諸侯卿

大夫而下之每然也斯不亦富者而穀者乎雖不得以
彼庶氓以校諸上焉者範理一也嗟乎印士也則烏得
以不富咎穀以彼藏吏者而惡之

公孫暉伯為銘

燕陵之役公孫暉父北焉夏四月庚辰歸自燕陵遂愆

于昔為銘于玄籟

玄籟
琴名

初公孫大父聲于荆其二世昭沈隱而穎利公視之尤
曰必緝聲暉孤過厥志為武十石射聯肘闕絕陳馳庸

是四役都五役國將軍罷什伍驚頻北云嗚呼弗逮北
過之北過戾乎匪過戾過之哉過之哉無忘緝聲

探賸

祝子三十四家蠱十年未復子往性岐氣亦貳若於高
明沈潛急紓弛張無顛度大歸不迷多昧小端莫之夫
逮茲浸果而敏曰允矣先師不惑匪伊聖程烝人大歸
矣然而行愈躋千徑百慮往多忤則還之性不可氣不
可理與天道不可也而俟俟已迺沈思冥求瞿然曰先

師命人持履以詩書執禮論語其俾之研時也則用
易無過自天佑之有所指導矣大矣哉天人樞乎盍
其求之曰探賸索隱鈎深致遠吾從是探之夫易消
長而已矣吾其消矣乎消之為卦也二十有一曰屯蒙
需訟小畜否蠱臨剝坎遯明夷睽蹇損姤困旅渙小
過未濟其為爻也不可盡稱其所以為消者非六位柔
剛膠焉者也有幾乎其中矣然而有消之消者有長之
消者有消之長者貞者消之消也利者長之消也元者

消之長也貞冬也利秋也元春也長之長者此無事言之消長者天行也吉凶者人遘也夫天行而人遘之過亦任之乎任之非苟任之塗行遇雨有犇辟之方焉方非祝祓也蓋吾亦有消長術遘消運者吾以消消之夫運之消長相挾也各三

除消之消長之長以言

吉凶悔吝乃三其

消

凶悔吝

故消消之方繁而其力倍重乃始可解消者消

之也長者助之也吉略助之而愈吉凶悔吝略助之而愈凶易曰出入以度外內使懼言消長與其方也夫焉

得而怠乎夫物必有消長消長有久近堯濤之初載消
之久也其九祀之末消近矣又有倚伏初載之前不知
濤也陶唐之道天地惡可不位也於是而識之非圓機
者疇能之夫消長有久近人遘有蚤莫值其久則消之
值其近則亦消之值其近則其出之也易值其久則出
之難今有值其久消焉而不遽出則病乎天之難謀而
怠焉非圓機而已矣吾之遘消也值其久矣夫夫烏得
無出期蓋未央也初蹈世也而遽值之比其出而之長

也殆將老矣故其愈躋而迂也此也故其為俚俚宜爾也洎乎今也探而獲之也則皦然謐然蕩蕩然而已矣奚其喜慍之有乎故夫邁長消者其亡喜也亡慍也乃為任之唯助吉消凶也其方力不可缺已昔者邁之而失方力也者衆焉以興滔天之釁而鍾赤地之酷不可盡稱皆不探之過也陳圖南亡此則馮缺二字也虬須客亡此則劉黑闥也故一邁消焉其即消之消之則為方與力爾不知其久近也不可以為即出也以為即出而

恃焉而弗修且守是亡方與力釁酷之所生也故方與力應懋期不可遷也或應久而吾生已焉則亦終焉而已矣子淵是也噓子淵且爾而有於吾也乎

恥偽

祝子在京師將歸謁王賈沽珥為總冠賈示三四輒下後因示絕瑜者祝子望之稍駭何質理文澤追琢工至是皦然白虹如也若誠故韞也胡弗夙以示諏其賈瑜直也祝子語從者誠瑜也宜若賈然吾固駭之賈愠塗

之客以珥薦數十視其工鈞也色鈞也而輝不虹若矣
祝子審之客曰公取其能冠公耳抑吾固弗執其為瑜
若砮也而公又奚難焉公且售吾又將益公者祝子甘
其辭又因以為利并市焉歸示察玉者悉砮也於是弗
能稱其冠并冠廢焉終日自恥眩於利偽者而失其不
偽者以為冠羞

晉侯弗政

晉侯弗政范文子驟見晉侯釐弗罄亟見曰何范文子

曰三鄙有烽并焉敢以鳴晉侯問左右烽人報乎曰不
君曰不也范文子曰會也以無烽人報也而鳴若烽人
報也則焉用會晉侯曰將厲師飭乎問左右曰君亡令
焉君曰未令也范文子曰會也以未令也而鳴若令也
則焉用會晉侯弗悟范文子老明年燕人鄭人衛人帥
師伐晉

衛侯好內

衛侯好內求國中女未家者備後宮將以嬖易嬖治易

魯幼易長令國人出女以相屬諸子魚子魚徵國女非
納禽若外荒者咸至獲其尤若干誠國色也拔之將以
獻子瑕以女名若干謁子魚子魚召女女衿服以往子
魚矚之微嫫謂子瑕曰其嫫也殆弗吾拔者若也子瑕
曰瑕也幸比於君君之志衷吾之腹吾不察其好哉抑
古人有言唯色異愛玄之予哲之棄也子又惡乎知之
子魚曰諾遽遣拔者而以瑕之黨上諸公公曰子勤矣
雖然新女也視故且幼爾其嫫將弗越焉子魚曰國之

豔悉是矣抑君之比臣瑕共焉君實好瑕而又好嬖瑕將不好君之好俾君獲好以締其好乎公曰諾入之已知其皆犇婢也遂擯之并魚瑕君子曰衛君舉女弗命瑕命魚明也瑕之薦姪懼以妍易其身宜矣抑魚胡弱哉君克三易之君子於是乎猶望衛治也

感游

歲丁卯正月閏一之日祝子東北游越六日跡極東海擬縱大觀於時春雨如戲輒施而輟輟而施不可以陸

夜艤隄下無一人同談者噫其去於吾師之浮也幾何哉昔者大道之行六總八達弗越今四渤矣余此究南東且將北走燕堯禹諸君之所營而又也如斯而已矣仲尼遑遑乎其中不能百里五十里畢趨焉苟得不五十里而將皇極之脩建今誠得有司以舉諸吾明明后其力及域中可百仲尼地仲尼百無能今一而過之行之易於聖人也如是余胡為乎不行之嗟乎吾獨不得泳洙泗津焉懼耳域中之弗濟胡余之辜嗟乎務道者

辜汲出而瓶羸焉今去大瀛不能里而伏三尺剡木蓬底仰汐而歸是力之辜也哉噫幸毋辜務道者云

測玄

客諏雨霽於磬史盤而咎且嗤焉繆矣哉愚則焉知天道察昕興昏止撫躬占氣恒可以閉戶而識天下後且暘潦凍暘以然不縣繆矣嗚呼物病癸亥甚矣蓋畢歲無十雨然吾察之歷一祀中暄涼暑溫厥候最貞以著眇眇侵交換遷變漸無所戾辰刻間也其為恒暘獨且

奈何哉貞為自貞恒為自恒厥情皦如若話言示之者
噫謂之難謹而亦可探耳奚惑為夫人之相接默而得
其情亦十九矣言其誠也如以偽彼此有一而敗無爽
矣又孰疑肫肫昊旻者云哉無必偽建意之謂偽天之
意隨而不建

七悲文

吳郡祝允明謂悲非丈夫氣使氣而夫則已矣茲其非
夫而非自克者寧能無悲者與聊以其大者件而文之

不及爵貨者非氣也

悲道

噫鴻靈之解一而萬也繇豐趨漓氣將人紛世逐人移
斯秘也其遂無完期邪而又誰其停之乎尼丘東崩雙
林西槁明神靈真浮游乎六字儒墨名刑條樹乎千門
雖夫霄泉曠域然而旦莫萬古矣吾胡為乎傷心哉日
月星辰黃道開山河大地經九垓蒼衢曙沈沈皇羲安
在哉振古迄斯今吾氣一何悲

悲志

孝順洞穹壤忠精裂山岳萬善宅其一躬千夫的其百
行日月出而幽蔀發清風吹而烟霧消化物與春澍均
濡肅已將秋霜並烈河流之貫夷夏萬折必東黃金之蹈
洪鑪百鍊不屈珠沈淵而豈暗玉埋泥而愈輝卓哉往
矣悲乎尼之

悲學

搏塗構室謝享成矣炙鴟紉裳無廢師矣扶皇王以定

世贊玄黃於不頗斯術也可一日而亡于宇宙悲乎而有絕邪覓之而遇其緒抽之而能繼擲而弗用吁誰之過與

悲時命

旦將行游日有食之積囊欲貿市闇已鍵霽暄無營雨號駕白日犇走坐長夜九門穿達我行其野雖有明日吾趾壯否亦厲之而已乎

悲余先

昔先公以政事言語擅由求宰木之科外祖以裁成輔相躅伊周房杜之運勲充社稷績振班序暨以家室重獲蘿松迺事丈人人倫刑範誰有幸者云集于斯悲夫肖邪弗肖邪振邪弗振邪

悲黨

自古在昔同生九區匪今斯今吾誰與徒登途闐然閉戶席滿若夫遠追莘渭潛侶箕潁班堯廷而賡歌升孔堂而請事衡步三古友于諸賢聯蜚逸鑣分華炙簡固

亦每接言笑互見肺肝又何必憧憧往來連牀執袂而後謂之朋從者哉

悲文章

傷哉窮也斯文漸矣木落山澤堅腹殘絲敗軸高謝委塵燕許長眠曹劉絕交檀左馬班之徒豈唯不心并昧蔑面余何歸乎餘霞成綺春塘草生山川出雲采采榮木煌煌乎吾目兮

冬宵美文

栗然而結沈然而斂嫋然而附雲為之隨河為之淡星
為之散辰為之瑩天為之曩畸人戚焉曠人適焉豪人
鬱焉靈人逸焉妙哉月乎宜行脩遠升重樓登高臺臨
清川栖玄宮游精廬浮長江躋層崑橫滄溟凌爽風而
超青冥可以怨可以觸可以興可以伏可以笑可以哭
可以絕穀

驚鷺訟大鵬文

長兼鶴孔翠三百六十羽部臣驚鷺上神鳳足下切尋

神州北溟都伯大鵬來自鱗位苟幻姦質廣翼洪體橫
加海內脅眩諸族同聲隨附而驚驚等文儀不同姿性
難合鵬輒徇厥頑凶妄被遮遏啾啾之衆有喙莫鳴以
臣頗備禎瑞屬近德輝咸來剖懇臣恐傷貞崇賊情難
曲抑矧大明御代萬品昭鬯若此豪穢豈容污黷爰肅
登聞伏取進止

箴銘

三箴 三首

余以禍福非聖哲所趣辟然有自召之者蓋亦有其機矣士之機多由三者心舌筆也因各為之箴

心

倏然而人智賢聖神而與天地均非斯曷存忽然而物姦宄盜賊而作萬物騰非斯曷出人用斯殺我我亦用斯殺人以逮其身人不可察而我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心

舌

倏然而譽仁賢智儒而游揚誕孚非斯曷居忽然而毀
暴慢鄙倍而憎遠棄罪非斯曷起蔑用斯殺予予亦用
斯殺蔑以偕其孽蔑不可察而予可戒戒之哉戒之哉
禍福曰舌

筆

倏然而褒華袞立朝而炙竹耿昭非斯曷操忽然而貶
象服黥臉而流污刀簡非斯曷典物用斯殺已已亦用
斯殺物以并其謫物不可察而已可戒戒之哉戒之哉

金定曰
禍福曰筆

觀大銘

友人家去海里有半余欲觀大從而塗焉稍一往適天
澍地如姑睇洋以歸然亦得之矣因銘焉

沕沕渾渾融液道元氣母皇鴻蠢靈混含曦魄燭宇合
宮于淵三靈擁府萬有歸根滓為菜壺末為龍鯢鼓怒
于飈寒光太玄昔之觀矣方簡腐云今之觀矣際漠窮
垠卒稊于洪危危斯言七空微滋卷渤而還勿失今海

袖此玄文

趙魏公羅巾銘

趙魏公孟頫與先總管友密館余家時所留

胡為油油乎霽霄之青胡為縝縝乎氷蠶之經公之衣
公之儀儀先乎首其藏惟友而余是守守之守之非其
友斯焉取斯

漂陽侯廟銘

洮流淪淪岳嶠莫宅靈君屋祀赫不可斂赤劉之九人
網載辟雲起龍驤通侯建績皇孫內枝中宗外戚平臺

舞陽光搖帝籍靈君承烈還肇漢室新封焯爍漂陽改
邑勝殘就地山河重襲君推道化通流沆溢威而不猛
寬而乃栗敬簡南面德留身沒淵淵邑思即丘腹食於
煌清廟川懷原翼喬林根著洪陰結鬱天際翔屋嵒嵒
翬棘麗藻井汎危鷗吻立殷丹流楹赭綺衣壁臯門有
伉胡人遙集龜聳鋪首螽旋太極薰蕕帛厚登俎還藉
蕭膺鼎炳黃流樽實神來燕娛嘉生洽液願抑澤潦馮
螭還職載拯瘼旱赫曦殺力誅釋妄疾驅趙鬼役匪私

伊公經祠罔息顯惠靈濟鴻稱有錫行宮四達專祠靡
易維此湖埭世守以嫡振振其麗生我王國載崇載嚴
欽宣帝澤載采聲詩登被金石昭明莫私熙事閭閻卑
生勒銘昭于千厯

梁太府卿鄭公湖山書堂銘

莆之鄭自昭始由永嘉南渡家而墓于邑之鳳凰山莆
之學自昭之孫露始廬昭之墓因湖山之勝作室其間
與弟莊淑共學焉是所謂湖山書堂而露之季昴當時

所謂南湖三先生者也時在梁陳間露官太府卿莊中
卽將淑別駕邦乘國志咸徵為其地之華重今河源令
敬道守其先澤甚謹以諸先輩紀詠書堂者示允明綴
銘以歸之

莆邑之陽鳳凰之岡有斐君子肯焉斯堂舒濤泛翠華
岑疊蒼蓀楣葯疏蘭柱桂梁策有我書我緋我緇音有我
琴我磬我鍾我有聖師孔姬羲皇我有嘉賓顏曾

缺二字

忠基孝階義路禮防水知山仁日就月將琳瑯在庫紋

繡列房霄鳳覽輝霧豹含章既鴻以棲亦驂以驤流慶
曷涯積實接芳秩秩河源閨闔有亢國寵方來家善彌
昌文學矢詩鑒之勿忘詔百文孫日見爾牆

羅翰林墨池銘

天作高山下有沆泉昔公臨之染白以玄今我尋之清
淙涓涓天地有文華於山川觀而化成菁藻以宣茲流
弗匱公聲亦延挹彼注茲邦髦勉旃天命斯文孰後孰
前何必餘翰林涯遺潘泚而後信其斐然者邪

紹興賜張魏公硯銘

硯質點黑形圓尺餘厚幾二寸下作鼎足八背刻云

紹興五年二月一日宣賜臣張浚謹書又刻云臣胡銓家藏今為光祿華公所蓄

炎輝中明方召執衡入文出武光輔中興帝錫良石備
爾詞職告命四方膚公斯出園體太玄鼎趾周縣乾元
覆物八柱擎天臣浚承宣臣銓繼保大猷日陳誅姦有
草星移世易閱歲四百有斐光祿尚古斯獲山齋袞鉞
文曜燿燿世守于華剛德罔缺

休陽孫氏孝友堂箴

二首

休陽孫氏世以厚倫著曰子恭子純子義兄弟者家譽
大起時在前元學士錢仁友顏其堂曰孝友虞文靖公
輩為之紀詠國初繼有作者鉅卷完存傳至彥達彥達
生三子曰志仁志義志謀彥達卒三子事亡父存母無
缺孝而友弟不衰三子有子共七人三子卒七人事亡
父存母無缺孝而友弟亦不衰信秉夷之共好而不匱
之錫類也志謀子永正文子既請續為前堂之記更請
以孝友分著其義書而懸諸堂之東西楹因為箴以備

其儆察永之後人

孝箴

於皇出物理氣總貫氣斯化生理惟楨幹黎人凝之殊
萬以條厥惟孝德主以司標綱紀東夷圭璋物則煌煌
大哉三才之極孝友為政有華我宗仰止德稱作子先
公高曾祖禰弘肇其先疇望以引子孫曾玄三牲用養
五致備事保膚揚名胡曰終始生死無違妻子勿衰無
曰不知神明通之武敏誕聖空桑孕靈亦有悖夫狂言

寄瓶聖弗可恒狂弗可迷非聖非狂吾將疇依人孰無
身身孰無自孝罔異法回瞻爾體鴻波錫類濫觴因心
箴人司孝敢告百男

友箴

蓁蓁有生蒸蒸其貴先民有言四海兄弟弢我羣形氣
一而分豈無他人莫如季昴明明我祖政繇君陳楣題
之義曠禋日新今我孔懷既蕃以熾其蕃不一其志不
二姜衾孔厚楊著日授手足互衛埴簠迭奏伯曰善爾

仲曰其唯叔曰行矣季曰後只魯衛厲政鵠雁興思母
內以梗母貨而移母曰聖過事非周管母曰大異叔無醜
短食終彰譏牆閼垂戾在昔之訓吾其敢墜我有螽斯
則願其均其何效之不在我身子以父師孫惟祖示箴
人司友敢告同氣

重恩堂銘

簡簡伊氏望茲吳邦胚華育才衆葉薦紳昔在先朝勤
勤少卿罄竭涓流助深滄溟中通于天誠我仁宗隸官

司空待詔馬門英皇繼志求舊考成命職丹符推榮貤
恩皇皇大夫秩階斯隆臺卿從孫復司邦刑皇眷斯加
錫封所生命服皇皇隆階還登所生惟何曰溥紹方念茲
澤沛委垂重重其重其篤其豈苟得繫茲構宅皇澤昭
揭昭揭惟公惟感之彰感之其酬惟爾先之忠其忠其
致詔爾世世重重澤沛皇不爾棄小臣作銘是揚是厲
匪伊之勸凡百有位

宜祿堂銘

宜祿堂者實應朱大夫家構也大夫字存仁自鄉舉進士授鄞令以不畏彊圉迂執政移長陽三年有賢撫按重臣直其枉聞天子遂改江陵無幾以憂去比除因雲卧不再出於時其長嗣應登以進士為南京戶部主事員外郎華實燬然次子應辰廩學官繇是有斯堂之稱歲戊辰冬十一月七日君介壽六十司封顧華玉甫倩徐逸民繪圖揭堂以寓慶長洲祝允明從而述銘綴書其端大夫襟賦孤梗仕學咸卓卓然且晏寬恬夷出處

朗然

淮海渾鴻融育桀靈一家萃之先既滌源達于夫君實
豐華滋窮經類鬻發解京闈鳴絃海湄堅謹三尺拔薤
啜水開門卹兒寧迂長吏長吏憾君荆湖調移江陵雄
封綰篆缺守君往攝司浩然施張故會稽雞曉驚諸兒
亦驚巡臣歸于本治比考績期巡臣曰聞帝聞曰俞江
陵汝為期月而可內憂來赴乃犇苦茨既祥既除曰吾
勸勤衡門棲遲秋山稜稜春湖瀾瀾清風熙熙二子驤

雲紫鵷蒼麟霄松玉芝戶曹巖巖班序之光芳聞震馳
乃作新堂乃作新稱福祿攸宜歲在著雍龍在執徐眉
年曰者司封顧氏作此鹿圖繫此頌詩君心天游君身
天行君年天期維年之崇維堂之寧百世之詒凡百祈
年厥鑒于朱家國之祺

植本堂銘

有序

慈谿姚氏植本堂者宋處士榛所構也自處士先四世
為太守嗣宗後十八世為今太守汀中間歷元至于我

明四三百年科第簪笏蟬聯不絕而世守先業堂亦完
存汀字惟寧為內相長沙公所取士自文選郎出守袁
州嘗得堂記於相君矣頃允明以貢士歷事選曹袁州
先生屬士也復倩為銘謹系之曰

惟天生物因材篤之彼懵于機乃自覆之卓爾先覺重
華之孫作宋邦牧史爍于聞邦牧居越雲樓有業高閣
言言以逮四葉粵惟處士乃徙乃築聯桂之里新堂有
作昭先啓後植本是稱淵淵祖德翼翼嘉名維名之嘉

貴稱厥實盡徵于言相公有畢煒煒甲第煌煌金紫有
典侯類有教胄子帥幕節幹牢盆是職藩參臬僉亦有
令邑或董學政或梓程文士炙而淑如霑室熏維此袁
州世美之尤敷政優優譽通宸旒式構于家式植于邦
乃杜乃梁閥閱無彊孰不有本曾不思植孰不植本有
艱嗣力斧斤日尋牛羊不停或棲牝晨或蠹螽螟有偉
茲堂作者創之于百千年奕葉荒之維此一心蔚若喬
木仁種義培禮扶智沃青黃之華經術出焉蠶絲碩果

以惠元元洪根不披皇澤方膏豈惟家華桑梓蜚耀灼
于四方伊其來倣有鏡者銘以勸慈孝

壽節堂銘

壽節堂者洪武中吳人都文信構以奉其母唐節婦事
見四明張中丞楷所為傳其曾孫昂復請為銘其辭曰
皎皎夫人省元之孫柔嘉自樹世德斯甄笄歸于都齊
姜魴魚孩子八年睽厥元夫我匪楊柳折枝以稊誰謂
荼苦被彼霜腓風雨如晦杼軸不已曷食安味曷衣解

帶清冰直繩踰四十齡寔命不周義孰虧盈乃鞠厥嬰
乃底厥成乃心厥寧載見孫曾母節孔堅七十厥年曷
虧厥先申報厥延渠堂子構寧老于母母曰汝孝予見
厥考母子泯淪有堂維存誰其守之有美曾孫彼二厥
天曾不以恥有瞻斯堂而不赤泚彼不赤泚人則唾之
夫人百年士言播之天薄人厚亦厚其來載輦茲堂宅
天不涯

錫類堂銘

粵朱顥氏舉子理憂病幾狂送死勿有悔爰宅存于茲
署志錫類敬之哉表基以中維聲難居隳于隆責備維
賢備則從爾子從爾孫從爾子祚脩大降勿謂天茫茫
敬之敬之母忤于爾宮

忠愛堂銘

猗昔鄒公爰宰通道宓琴諧響鐸錦蜚耀厥本維何忠
門有孝洛誦乃構式署斯效

聚玉堂銘

緊伯陽父古之遺友宅五同氣金玉維偶高記方歌滕
書無朽載焯于遐有赫新構

安雅堂銘

恭人淵淵字成孔安甘節詩禮素履丘樊鹿門豹隱梓
里松間永言逸居風襟朗然

尊聞堂銘

綽兮丘林高駕日尋多聞直諒左規右箴予其拜嘉服
行有欽躋于高明曾氏之心

受益堂銘

朋來賁思良藥交口何以承之惟謙乃受麗澤蒙潤覆
簣基厚以深以崇欽哉三友

靳氏祭器祭服二銘

器銘

正德甲戌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內相戒菴先生
靳公作祠堂于京江里第茂典聿建彝綱孔修足以法
當時而垂後世既請少師李公記之維其祭器之度不

可不定乃質諸古訓參諸人情而為之式命以今制者
常薦而古制者後世以時裁之如其力豐則兼設如此
日或否則姑置之復俾允明作銘以章示久遠謝不獲
謹為製之以復于有司者

簋簠彝尊古制攸存吾先之生用則弗親盥罍壺醖後
世之撰維先之用式安且簡二器并列饌亦兼設法象
載嚴黍稷有飴今者用享是為常儀古者視力儉或置
之匪重燕器而俗之徇事亡如存古亦有訓維禮從宜

誠愛作基以授不匱百代如茲

服銘

內相靳公既為祭器遂定祭服之度自茲以往迨于萬
子孫凡仕者用今制祭服而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以
下去佩綬遵洪武詔旨也學而未仕者用儒巾襴衫不
仕者用平定巾盤領袍以義起也凡此與祭器之式皆
所以體存亡之心酌古今之宜而率無違於禮者爰謂允
明器既有銘服不可缺謹復薦以辭曰

齋明盛服乃祀之敬維貴與賢其服斯盛奕奕新廟京
江有作爰及于服恒典有恪公卿大夫祭服是膺降殺
視秩具如國經儒冠襴褐士所固有平巾盤領維庶之
守端弁既遙今盛維此承家奉國相君之志志維孝忠
格于靳宗維貴與賢傳之無窮

約齋銘

滄洲陸子曰偉良父署約齋陸子詞說履蹈服御未曾
略紆侈祝子曰是反斂縮束大盈於至廉未可探本量

其益執匪渝馴至曾堂孔室乎刻齋銘

辯不滕口超不盈武藏不得睹而忽彌宇瞻彼萊竹尺之阻尺之阻其崇仞以數

固交

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四者不道所以合而友特言交意者亦有謂乎僕謂朋友有以地勢合者矣吳之偃衛之賜則同升孔堂臨菑之玄齡京兆之如晦則夾輔唐室其初豈交

也哉至如農耦耕工並肆商集市胥徒之共在官皆因而成類者也然朋友而已耳非所謂交也交也者志同趨學同道仕同忠川之達也或同防而並流或背向而各下豈凡水皆朋哉其縱衡相貫分而合合而分可以為交矣木之條也或駢樹而爭喬或異植而互陰豈凡木皆友哉其殊枝而共本或別抵而連理可以為交矣故必若游夏之學房杜之仕斯宣父之云達道者矣僕也獲友於君子也衆其為交非寡而不盡也雪川施君

不以下體去之數百里肝膽一日而合直欲挽拙劣於
符券為千載友道中興其力不可以鈞斤萬千數計僕
也何地承之雖趨也道也忠也不敢以企庶幾細水之
貫長河柔薦之附昂松乎欽膺之欽膺之以期平仲之
久

理欲

事有可理可欲中節為理稍過焉不覺侵于欲矣而猶
執曰理則昧之咎與飲酒非非理也禮之共也禮理也

人量不齊各極其節則孰咎夫理歟故雖立聖亦特以
不及亂為節所云千觚百榼固無訝爾禮行乎交際以
敬物為主則於用酒也寧不以獻勸酬酢為具哉具而極
也則不覺入于沈湎惑亂狂凶之圃以悖性殘道死其
躬是用禮用敬以推人內諸惡不肖天病也孰為敬哉
尚孰曰用禮焉於乎舉曰敬曰禮曰惡不肖天病其聲
臧否判然孰不能知之今始以禮而忽入于彼而不寤
則何不類也若是噫則昧而已矣是一事理與欲接其

出入交侵之際不察而已矣余見人以理而強人以酒者至推而內諸惡不肖夭病之囿而終不知咎己也始畏之終而閔之謝元和有善飲聲余鄉與共酒亦必強之近年見其患眼知為酒故又見其飲較舊大減亦輒醉知實已畏矣乃不苛勸之而交從間苛勸者尚如故是未得此說爾余愛之深因書此遺之俾嘗置懷袖有如昔苛者出示之或能同此愛人以德者也抑治人者先治己余最受茲苛者故發之甚詳庶交厲助之元和

以為然否若未契於中此乃是醉後語當以還也

別鄭惟益語

存心莫若寬仁果行莫若義禮傳家莫若儉勤教子莫若經史睦族莫若容忍居鄉莫若廉惠作善天降百祥敢以獻於鄭子

安晚堂銘

安晚堂故都仲德所造與名也今其孫良玉且安焉而倩余追為之銘余惟銘之設所以著前力而警將來大

抵為修己之方也今仲德已沒則雖模畫其初旨亦空言爾不若即良玉言之之為益也因命此意而為之詞
詞曰

昔公之安勞在安先功行效獲堂名乃刊今公已矣安乃孫子子功子效惟祖之似知安之自無忘其始而堂此名此少旦老晚沉之一人以世而評乃類祖孫子之為功得之先人尚貽爾後昆貽子之子子之孫曾玄振振功益厚效益深此堂此名與世永存亦先人之心

硯銘

宣理言志褒德纂事惟吾言之勲載而行之乃在四君
其勲不可遺已然紙也各受所載以往筆墨終期於盡
欲章四君勲惟爾攸存石乎石乎日出鴻芬不匱于聞

吾山齋之燕然

庚午歲吳祝允明銘
丹陽孫思和父硯

止飲箴

中以和神過則蠹氣睿哉覆杯毋作釀器

酒銘

噫嘻胡其德噫嘻胡其食噫嘻其志其力

小酒卮銘

器宜大茲器宜小佳哉茲器其宜寶

茗盃銘

紫腴翠濤皓盃玄槃我有嘉賓禮樂茲先

樗蒲銘

靜以觀德動以觀智孰智孰用猶賢乎已

書鄭生書房壁

學者之心貴近愈近則體愈固學者之志貴廣愈廣則用愈充如是則内外交進動靜不偏他日有為當沛然矣

吳郡沈氏良惠堂叙銘

初沈世用醫守王宮聲于宋都梁之日國步既頻臣黎從南沈事于越京而家于吳邦職偕業存如岐雷道格于后功潤于庶君臣用孚高宗實寵嘉之為署書以貢煌俾侈于斯今以引于來其文曰良惠良以言藝惠以

言績藝以樹體績以達庸體以精良庸以効惠乃降休
命錫于厥家訖宋歷元逮于皇明改邑留井承家奉遺
式侈式引無少衰謝還益熾蕃其在于元曰醫學提領
瑛曰平江路醫學錄彥才曰江浙行省醫學提舉德輝
其在于皇明曰太醫院御醫玄熾于朝也餘莫之枚偁
熾于野也用醫也用儒者弗存焉玄膺寵于仁宗尤熾
其來孫出于厥長嗣者五人焉醫熾者二惟津瀚儒熾
者二唯注溢李實克二道以熾于野惟演演拱持先休夙

夜慎恭懼滋久或湮以隳謁吳史氏明乞銘乃為之銘曰
佳我沈顯祖君職思乂康道用媚宋一人岐相軒格傲
侈于天言于天書欽于承以暨于我敬之敬之載阨于
我子子孫孫永保千億年用休

史明曰凡美罔受而彊作之恥有攸受而忽遺者弛凡
先罔美而造之誣有而隳罔孝弗弛者忠弗隳者孝忠
為教元孝為天至成忠孝者辭永辭者物受之演乃鏡

懷星堂集卷九